

陈赓大将在解放战争中

戴其萼 彭一坤 著

*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第一二〇一工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印张9.75 200千字

1985年12月第一版 1985年1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12,000册

书号：10185·82 定价：1.95元

目 录

一 首战上党.....	(1)
攻取长子城.....	(2)
围困长治和打援截击.....	(7)
追歼长治之逃敌.....	(17)
二 转战在同蒲线上.....	(20)
兵进同蒲.....	(21)
鲍店待命.....	(26)
曲沃停战.....	(29)
和平斗争.....	(34)
闻夏奇袭.....	(38)
洪赵攻坚.....	(45)
临浮歼嫡.....	(51)
三 挥师吕梁.....	(66)
晋西南横扫阎锡山.....	(68)
薛关村痛击胡宗南.....	(75)
汾孝城再创阎顽军.....	(80)
四 晋南战役.....	(97)
太岳整训.....	(97)
席卷晋南	(102)

	围打运城	(106)
五	挺进豫陕鄂	(115)
	渡河之前	(117)
	突破天险	(122)
	灵陕之役	(126)
	挥师东进	(132)
六	牵“牛”的日日夜夜	(136)
	引敌上宛西，伏牛东麓创新区	(136)
	赶“牛”出南阳，平汉线上摆战场	(144)
七	从春水到旧县	(152)
	在春水镇	(152)
	旧县镇整顿	(160)
八	解放洛阳	(168)
九	巩固豫西根据地	(180)
	宛西战役	(181)
	宛东战役	(185)
	襄城整党前后	(190)
十	在淮海决战中	(201)
	解放战略重镇——郑州	(201)
	沿陇海路东进	(206)
	南坪集背水阻击	(209)
	紧缩对黄维兵团的包围	(219)
	攻坚前的近迫作业	(222)
	逐点攻击各个击破	(226)
十一	渡江前后	(241)
	在漯河集结	(241)
	向长江进发	(246)

从鹰潭到南 昌.....	(257)
十二 两广作战	(264)
大迂回、大包围——在作战方针上同林彪	
第一次争论	(264)
阳江战役——在作战方针上同林彪	
第二次争论	(271)
粤桂边战役——在作战方针上同林彪	
第三次争论	(279)
十三 进军云南	(290)
编后记	(304)

一 首 战 上 党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裕仁发出《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但是，历尽八年抗战的艰辛、付出了高昂代价的中国抗日军民，还没有品尝到胜利的欢悦，就又被美国政府支持下的国民党政府推进了内战的血海。

八月十六日，山西军阀阎锡山，即按蒋介石的密令，派出其六十一军两个师，十九军两个师，一个炮兵团，以及多股杂牌军和改编的伪军，共约一万七千余人，向我晋东南地区进犯，妄图会同北犯的胡宗南部，打通同蒲路，实现蒋介石“抢占华北，争夺东北”的战略意图。至八月二十五日，敌已占去我长子、屯留、长治、壶关、潞城、襄垣等六个县城，阎部之二十三军、八十三军、省防军等八个师，约二万余人，还在向上党地区增援。

上党，是长治地区的古称，位于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之间，铁工业很发达，铁路公路纵横交织其境，是晋东南的经济中心和军事要地。守之即可控阎敌出入东晋南的大门；失之则使我军无立足之地。所以，毛主席形象地将其喻为一个有鱼有肉的脚盆。现敌既已出此不义之师，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为保卫人民抗战胜利的果实，配合我党在重庆的谈判，决取“针锋相对”的方针，电令晋冀鲁

豫军区予以坚决的自卫还击。

军区刘伯承、邓小平等首长于八月二十五日从延安赶回后，立即进行部署，于当天致电所属并军委，决定集结太行、太岳、冀南主力进行上党战役，首先逐次消灭外围之屯留、长子、潞城、壶关等较弱的据点，同时准备打援，以孤立压缩敌之核心——长治，最后聚歼之。

攻 取 长 子 城

太岳纵队司令员陈赓，一九四三年被调到延安去参加整风运动，接着又出席了党的“七大”，并被选为党的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这时，他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托，满怀对战争罪犯的愤恨，于八月二十五日随刘、邓首长同机返回，并即刻参加了晋冀鲁豫中央局会议，亲自受领了在上党战役第一阶段攻取外围要点作战中进攻长子吸引长治之敌出援的任务。会后，他即在屯留以西之张店地区等候部队集结。

两年的离别，使部队对陈司令员非常思念，特别在面临重大战斗任务就要到来的时刻，更令人望眼欲穿。指战员们在向张店急进途中议论纷纷：

“要打大仗了！”

“司令员要能回来就好了！”

“司令员已经回来了！”不知是谁，首先嚷起来了。果然，陈司令员被人们围着说话呢。

“真的？！太好了！我们打胜仗就有保证了！”

司令员回来的消息象长了翅膀迅速飞向整个部队，大家欣喜之情溢于言表，而且顿感脚下生风，九月三日就全

部到达张店。

紧张的战前准备立即展开。陈司令员反复分析了敌我态势，深感肩上担子不轻。在襄垣、屯留已被我兄弟部队收复的情况下，长子城守敌为阎锡山挺进军第二纵队白映蟾部，正奉命“加强防御，固守长子”。他凭借高达八九米的城墙和日本侵略军修筑的坚固工事，加上其他据点为数二千一百余人的兵力和一条注满水的外壕，欲与我决一雌雄。

当时，我们太岳部队的三八六旅虽有一个山炮大队，但炮弹寥寥无几。这次攻城主要还得靠根据地自制的手榴弹。这种手榴弹使用黑色炸药装填，每颗只能炸开几片，杀伤力不大。加之过去部队主要是以游击战对付日军，缺乏攻坚战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指挥员的丝毫疏忽，不仅危及战友的生命，而且会影响战争的全局。陈司令员一连度过几个不眠之夜，谋划最佳的战斗方案。

经过深思熟虑，他作出这样的部署：由刘忠指挥三八六旅和决一旅三十八团，负责攻城；由李成芳率领决一旅二十五团和五十七团，设伏打援。对担负攻城的部队又作了如下分工：三八六旅二十团和决一旅三十八团担任城西主攻，三八六旅二团由北关、士敏独立团在东关登城。他对指挥员们强调：

“这次让我们来攻打长子，是邓政委的建议经总部批准的，这是首长对我们的信任，大家一定要注意总结这次作战的经验，从战争中学习战争。”

为了取得这次攻城的第一手材料，陈司令员把指挥所设于距城北关仅三华里处。他让部队事先准备许多手提柳条篮子，设专人运送手榴弹。他向部队讲：

“一颗手榴弹虽威力不大，但是多了威力就会大一些，无数的手榴弹打上去，造成一片火海和震耳欲聋的声响，就是不能把前沿的敌人都打死，也能把他吓瘫，使其丧失战斗力。这时，只要我们部队勇猛地登上城去，就能长驱直入。”

这一席话，把深奥的哲理讲活了也用活了，它充分体现了高超的指挥员在客观条件所许可的情况下，依靠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掌握战争的主动权。

九月十三日二时三十分，围攻长子的战斗开始了。陈司令员要求部队用轻重机枪压制敌人对我威胁最大的火力点，掩护投弹组接近城墙，以便登城部队能顺利搭上梯子登城。为了减少部队的伤亡，他还提出挖坑道至城墙根、大量充填黑色炸药破城的方案。他指出：“要力争炸个豁口。就是炸不开，也能把敌人震惊、震晕，使其暂时丧失战斗力而为我攻城提供有利条件。”

二团在北关首攻北高庙受挫，陈司令员亲自赶赴现场调查了解。他发现北高庙西、北、东三面的工事都很坚固，守备力量也较雄厚，唯其南面因有城门掩护，工事比较简单，守备也薄弱。根据这一情况，他立即决定改从南面进攻，并根据二团颇能夜战的特点，攻势定于夜间发起。届时，二团按照陈司令员的布置，派了一支小分队继续佯攻北面以麻痹敌人，主力却迂回到侧后，结果一举成功，全歼守敌，占领北关，而我之伤亡不大。

担任主攻长子城之二十团和三十八团在西关，根据陈司令员的指示，预先挖好了通往城墙的坑道，并在墙根填塞了大量的炸药。九月十八日夜，一声巨响，浓烟四起，西城门的西北角露出了一个小豁口，陈司令员的设想变成

了现实。接着部队抓紧进行土工作业，使一部分人沿斜坡从豁口入城，另一部分人则架梯子攀登越墙。

为了与部队保持最近距离，陈司令员不顾个人安危向北城门靠近。这时，敌从城西北县政府楼上射出密集火力，封锁了通道，带着一部电话机随行的我和几个参谋、警卫通信人员都劝他跑几步，越过危险地带，他却催促大家赶快跑，并解释说：“不是我不怕死，我的腿负过重伤，不能跑。”大家随他到达北关城门，电话线突然断了，他很着急。因为这一仗长治之敌未敢出援，他想让伏击部队的李成芳旅长也率部登城，借机让大家适应一下。

“你去指挥所打电话通知！”由于电话一时不能修复，陈司令员只好对身旁的一个通信员这样说。

当那个通信员复诵通知的内容时，陈司令员发现他的手指头在刚才通过封锁区时被打掉了两个。他立即改变口吻说：“你去休息，另派人去！”

“我去吧！”我马上要求。^①

“那你复诵一下！”在战争中陈司令员是一丝不苟的。

“告诉李成芳同志，西关、北关已登城，让他迅速指挥部队跟进。入城后注意和二团、二十团联络，控制制高点，掌握预备队。”我认真地复诵着。

“通过火力封锁地带时，要当心！”我已经跑步离开了，陈司令员还大声嘱咐着。

战斗在继续。

最先攻入城内的二十团在向纵深发展中，团长楚大明不让部队沿大街小巷前进，而是逢房凿壁、遇墙掏洞，另

① “我”——指本书作者戴其萼。下同。

辟新的通道。这就避开了敌在街巷中设置之障碍物和火力点，保证了部队快速的进展。他们很快占领了城内的制高点——钟鼓楼，并凭借它，可以掩护兄弟团对敌之巷战。他们还抽出一部分兵力拔除了敌在城内之最后一个据点——县政府，并活捉了白映蟾。

陈司令员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很高兴地说：“用‘掏墙挖洞’战术来开展巷战，是楚大明二十团的一大发明，这个办法可以减少伤亡，应该推广！”

接着，他决定进城去指挥战斗。大家建议把堵城门的麻袋搬开，从城门进去，他执意不肯。

“我要尝尝爬梯子登城的味道。”他已经向梯子走去。

这时战斗虽已接近尾声，但流弹还在头顶乱飞。陈司令员的腿多次在战斗中负重伤，行动很不方便，看见他艰难地攀缘而上，大家都捏着一把冷汗。可是，他却镇定自若地边上边说：

“这个梯子有几丈高，如果登城时将梯子压断，就会影响战斗。今后再用高梯子时，应该设法加固主梁。登城人员还要保持一定距离，重量平衡了梯子就不会断了。”

到达县政府，陈司令员立即听取太岳二分区邓世俊参谋长关于攻打县政府经过的汇报。当介绍到有一个火力点之敌曾负隅顽抗，造成部分战士伤亡，战士们拿下这个火力点后，气愤地枪毙了几个俘虏。这时，陈司令员严肃地批评道：“这种作法是错误的，只要敌人放下武器，当了俘虏，就不能杀害他们。应该懂得这是党的政策！”

整个战斗于二十四时全部结束，守城之敌悉数被歼。

九月十九日早饭后，陈司令员在原敌县政府召集了团以上干部会议，听取刘忠等同志介绍经验，然后，就带领

大家沿城墙向西关走去。他边走边看边说：“在军校是进行沙盘作业，现在有这个刚打过仗的真战场，为什么不利用呢！”

到了西城门，在被炸开的那个豁口南面，陈司令员让大家停下来听楚大明团长现场讲述。紧接着他就在现场作了这次战斗的小结，归纳了几条经验：第一，先攻占城关，使攻城有依托；第二，周密组织火力，用轻重机枪压制敌人火力点，掩护投弹组大量投弹，造成一片火海；第三，充分准备攻城器械；第四，推广二十团‘挖墙掏洞’的经验；第五，入城的突击连长及旅、团、营指挥员屁股后面要跟一部电话机，随时进行联络；第六，攻城战斗一定要掌握预备队，宁可有预备队用不上，也不要需用时没有而抓瞎。

这种趁热打铁、实地总结经验的办法，既生动又具体，使大家受益不浅。这些经验在后来的攻城作战中，得到了运用和发展。

围困长治和打援截击

攻克长子城后，陈司令员要求除担负城防的部队外，其余一律出城抓紧战斗间隙进行休整。

九月二十日，晋冀鲁豫军区发布战字第5号命令指出：我已完成上党战役之初步任务，攻占了襄、屯、壶、潞、长五城及其附近之据点，消灭上党区敌兵力三分之一以上，使长治守敌完全陷入孤立无援的层层包围中。现该敌正日夜赶筑城内外工事，企图作最后挣扎。我决心勇猛速决之作战夺取长治城，各部队应于二十三日前深入侦察工作，

二十四日二十二时开始正式攻城。

命令下达后，刘、邓首长又亲临太岳纵队指挥所听取陈司令员的汇报，并把由北关攻占长治城的任务交给了太岳纵队。

在部署攻占长治北关战斗时，陈司令员考虑到决一旅在上阶段作战中，由于援敌没有出动而轮了空，指战员求战心切。为了使这支部队也受到攻城的锻炼，决定把主攻任务交给他们，并将指挥所设置北关以北五、六里处。

按照陈司令员的布置，九月二十一日，李成芳旅长带领二十五团和五十七团于星夜奔袭长治北关。当时，陈司令员考虑，在长治其它三个“关”均尚未占领的情况下，北关的争夺必然激烈。想到这里，他立即拿起电话向李旅长谈了自己的这个判断，要求他充分准备，坚决击退敌人。他告诉李旅长：“在敌人气势汹汹面前，我们一定不能软，稍一软，敌人的攻击就会更嚣张。”对于如何打退敌人的攻击，他也交待得很清楚，即：“先以火力杀伤，再出兵追击”，而且特别强调了在火力杀伤时，要用手榴弹造成一片火海。

事情果然不出陈司令员所料，敌人为固守长治，反复向我北关出击，而且一次比一次猛烈。李旅长指挥部队给敌人的打击一次比一次沉重，终于将敌人的气焰压下去了，龟缩在城内不敢动弹。

这时，阎锡山为解长治之围，急派第七集团军第八十三及二十三军携炮兵两个团，加上伪军改编的省防军杨诚部两个师，共计二万余人，由该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彬带领，从祁县的东关镇经白晋铁路向长治增援。刘、邓首长及时根据敌情的这一变化（开始以为援敌是三个师），对兵力

进行了新的部署，即留决一旅归冀南部队统一指挥继续围困长治，令“陈锡联、陈赓向西北虒亭以南地区待机伏击阎军南援部队。”并决定“以陈赓、谢富治指挥三八六旅及太行第三支队，为支援之左翼队”。

十月一日，援敌攻占关上村，十月二日即被我军合围于老爷山、磨盘垴地区，并被迫仓促扼守制高点与我展开决战。

十月三日，陈司令员率部到达余吾镇，奉命参加对老爷山的猛攻。

老爷山海拔一千二百六十四公尺，这个居高临下的险要地带已被一个多师的敌人控制。三八六旅各团几次攻击均未奏效，且伤亡较大。十月四日，陈司令员将指挥所从余吾镇移上老爷山半腰，亲临前沿指挥。

九月底以来，霪雨连绵，老爷山上除有座山神庙外，四处荒无人烟，指挥所就设在露天，附近只有一块突出的山石，仅可容纳一个人略避风雨。陈司令员一到，立即询问了各部队的情况，仔细观察了老爷山及其周围的地形。他根据二十团楚大明团长的报告，决定由楚团长亲率一个营从老爷山东侧迁回到北侧，利用被雨水冲刷出来的沟壕攀登到敌人的侧背，然后拿下主峰东北之高地，切断守敌水源和补给线。他对楚大明说：“此举可造成敌人的恐慌，为正式攻取老爷山创造条件。但是你要想到，这样做是很危险的，攀登时如果被敌人发现，就将被逼进绝境；在占领高地之后，又可能受到老爷山及其东北之敌的夹击，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可不行呵！”

“没问题，攻上去我们就构筑工事，敌人要攻我们，叫他们来多少死多少，司令员，你就放心吧！”楚大明满有把握地回答。

握地说。

陈司令员对这位性格爽朗、屡建战功的“虎将”是很信任的，但他仍然安排三八六旅同时组织对老爷山正面的佯攻予以策应，他总是要把战斗的胜利建立在十分稳妥的基础上才可施行。

当晚，楚大明率部顺利地夺得该高地，切断了山上守敌和其北面主力的联系，并占领了北山水源。此举顿使整个打援战局发生了变化，部队由强攻转为围困，极大地动摇了敌人。

十月五日，老爷山之敌为摆脱困境，拚死向楚大明的阵地发动猛烈进攻。但由于他们抓紧构筑了阵地工事，部队伤亡不大，而敌却遭我火力严重杀伤，遗尸遍野，迫使弃阵向北逃窜，老爷山遂被我占领。陈司令员立即命楚大明迅速派人搜集敌尸的子弹。这股敌人每人都背了三百多发子弹，二十团得到了一次很好的补充。

太岳部队攻占老爷山后，又奉命配合太行部队进取磨盘垴。十月六日，陈司令员上老爷山主峰观察地形到达二十团的阵地。

“大明同志，打得好啊！”陈司令员很高兴，声调里充满着对楚大明的挚爱。

“还是陈司令员指挥得好！”楚大明由衷地回答。

“是你指挥二十团打得好！”陈司令员加重了语气并问道：“情况怎么样？”

楚大明手持望远镜边看边介绍情况。突然，他惊讶地冒出一句：“娘妈×，怎么敌人牲口的屁股都朝南？”稍顿，他又说：“敌人的脸都向北，哦！看样子是要逃跑！”

陈司令员立刻接过望远镜一声不响地仔细观察并沉思

着，大家都屏住了呼吸。“敌人确实要向沁县方面逃跑，我的意见部队立即赶到敌人前面阻截，你的意见怎么样？”他转头问王近山副司令员。

“快下命令吧！迟了就追不上了。敌人从大路上逃，我们抄山路追！”王副司令员急切地建议。

的确，事不宜迟，但当时同刘邓首长的电话却不通。陈司令员当机立断，一面派侦察科长彭克跑步去太行部队指挥所用电话向刘邓首长报告，并请太行部队出击；一面命令刘忠、楚大明率二十团立即出发，于逃敌之前赶到虒亭一线构筑工事进行堵截，令二团、士敏独立团迅速跟进。他特别强调：“要争取时间，不准中途出击！”

二十团攻占老爷山北面制高点后，刘邓首长就发现敌之援兵不是三个师而是八个师，所以又增派冀南部队和决一旅前来参加打援。这时，决一旅正集结待命。陈司令员安排好二十团的行动，接着又打电话给李旅长，命其带队跑步前来接受任务。

在等候李旅长的间隙，为了迟滞逃敌的行动，陈司令员指示向敌群打几发炮弹，发射部位都是由他亲自指定的。我们在老爷山上看得很清楚，当每发炮弹落地，敌都四散逃命，有效地扰乱了敌之队形。

时隔不久，李旅长满头大汗地跑来，陈司令员对他说：“敌人已经逃跑，太行部队被磨盘垴挡住，不可能早于我们发现这个情况，我已派刘忠、楚大明去追了，王副司令员也随二十团走了，你现在赶快带决一旅沿公路西侧抄山路向虒亭方向急进，跑到前面去堵住敌人，决不许中途出击！我们一定要有全局观念，只要我们能把逃敌堵住，让太行部队抓俘虏，就能全歼敌人。时间紧迫，你只管带着队伍

走，我来替你作动员。”

李旅长一走，作战科长王亭兰和我也想跟部队去看“热闹”。陈司令员说：“我的伤腿不争气，不能随部队追击敌人，你们俩就陪我留下来作动员工作吧！这也是必不可少的，必须让部队都知道这次阻截的意图，不要为了捞一把而中途出击，打乱了整个部署。”

说罢，他就蹲到一个小土坡上，低着头对坡下赶路的部队喊：“跑到敌人前面就是胜利！没有李旅长的命令，谁也不准出击，不准抓俘虏！”

“张廷智，你停一下！”陈司令员准确地叫出了三十八团一营长的名字，向他重复了上面的内容，叮嘱他一定要按这个要求掌握部队。

这时野司一位副处长来了。是为检查我们总攻磨盘垴的准备情况而来的。陈司令员当即告诉他敌情的变化和我们的部署，请他速向刘邓首长报告。副处长走了以后，他忍着伤腿的疼痛继续坚持蹲土坡上动员。薄暮降临了，他还凝神注视着那些由大变小、逐渐消失的背影，久久不愿离去。

周围的参谋人员看他很累了，我们特意为他借来一块门板，垫起来放在附近的山神庙里，想让他稍微休息一下，谁知他竟翻来复去毫无睡意。

“部队现在到什么地方了？”“他们能赶到敌人前面吗？”他低声自言自语，怕影响我们休息。别看他打起仗来大刀阔斧，但关心同志却又象母亲般的细心。

“喂！你们说我们的部队有跑到敌人前面的把握吗？”他终于忍不住了。

“敌人这次逃跑是原地向后转，辎重、后勤、炮兵走在

前面，行动缓慢，而我们是一路小跑，一定能赶到敌人前面的！”大伙安慰他。

“嗯，我相信我们的部队一定能跑到敌人前面的！”他点点头。很明显，他询问我们是为了证实一下他的判断。

“只要我们占领了有利阵地，敌人就冲不过去。因为敌人要把战斗部队调到前面，由行军队形再变成战斗队形，需要不少时间，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好防御工事，构成火力网，然后居高临下，以逸待劳，敌人就将象一群丧家之犬，只有被擒的命运。”他现在描绘的这幅图景，是当他在观察敌情后的思索中就已经构成，而且是他在没有得到刘邓首长指示就定下决心的依据。

“今后的战役、战斗指挥、通讯联络很重要，这次我们没有架通与刘、邓首长的电话是一个缺点。当然啰，通信人员是尽了力的，主要是没有那么多电线。但是，不管什么原因，就指挥战争的需要看，这个缺点很严重！”

“今后要以运动战为主了。战略方针的这一转变，司令部的工作也要随之转变。司令部要精干，工作效率要高，要面向部队，面向战争。司令部的威信只能靠工作有成绩来树立，而不能靠行政命令。”

谈话就这样继续到深夜。

“谁都清楚，阻截作战伤亡大、战果小。但是，不首先把敌人堵住，就不可能全部消灭它。唉！毕竟是离开部队两年了，总是有些担心。”他一下子从门板上坐起来，“嗨！算了，不睡了，咱们走吧！”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一缕蓝幽幽的晨曦已经出现在夜空，陈司令员带领我们在一片潮乎乎的露水气中启程，沿途需要不断绕过被二十团勇士们击毙的敌人尸堆，下得山来天已大亮。这时，